

围读

阅读唤醒心灵 经典伴人一生

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文明、滋养心灵世界、凝聚民族精神的宝贵文化财富。本期“围读”栏目,作家汪家明携新作《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与评论家、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畅谈读书经历、共话经典力量,倡导大众亲近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在文学经典中读懂时代、丰盈自我。

——编者



“阅读更像是一种唤醒”

汪家明:1966年我13岁,因为生了一场病,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出门,很寂寞,于是四处借书、读书。我那时候读得最多的还是普希金的书,可以说我对文学的爱好源于普希金,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者。其他一些很难懂的书也读,很多人问读这些书对你有什么用呢?我并没有想过有没有用的问题,只觉得读书是一种乐趣。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时期的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它讲的是一个少年艺术家从6岁开始学画画到15岁去世的人生,特别动人。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这些画家,又进而了解到一些和画家有关的作家如屠格涅夫等人。通过这本书,我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视野。后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画画。

1978年,我进入大学读中文系,上了4年学,却没有记过一本课堂笔记,因为我不听课。为什么?因为老师讲一位作家要讲两节课,其实我10分钟就翻完了课本,然后我就看小说,有时候看得忘乎所以。大学4年就这样在读“杂书”中度过了。

这就是我早年的两次读书经历。

施战军:汪家明老师比我大13岁,但是我少年时的阅读书单却和他

的高度重合。这是因为那个年代书籍比较稀缺,只有父兄辈的书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才能看到。书上有他们的勾画和批注,非常有意思。这种阅读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纵深感,一点一滴、一两句话可能恰恰就是历史最生动的注脚。

在那个时候,我们普遍都有一种阅读上的饥渴感,渴望读到好书,读到以后真的着迷。对我来说,阅读更像是一种唤醒,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的记忆,书里充满了过去的记忆;二是当年读到好书时的战栗。我至今记得当时读普希金《致大海》那首诗的时候,整个人都为之动容、浑身颤抖。年少时若拥有过这样的阅读瞬间,人生便会多一份光彩。而这份从少年时代延续至今,直至年过花甲依然能触动心灵、警醒自我的力量,也终将被我们好好珍藏。

刘文飞:我想起一个俄语词“全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做了一个致辞叫“普希金演说”,中间就用这个词来称呼普希金。这是俄国第一座建给诗人的纪念碑,在这之前有给皇帝、将相、科学家的纪念碑,但是给诗人的纪念碑还是第一次。就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赞普希金是“全人”。

我想把这个词拿过来用在汪家明老师身上,他也是一个“全人”。他小时候偷读“禁书”,老了以后藏书。他是作家、出版家、藏书家……跟书有关系的身份他全有了,跟书有关系的每一行他都占了,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书界的“全人”,我再发明一个词叫“全书人”。

说回汪老师这本新书,它不是一本纯学术的著作,甚至不是纯书评,汪老师是带着感情在写,把他自己阅读的过程和亲身经历写进去,所以这本书不叫赏析或导读,而叫“阅读记”。我想读一下书中的一段话:“1981年5月买肖洛霍夫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书摆在枕边,我至今记得那种满足和愉悦。我认认真真、不急不慢地重读它们,重温那些与小说内容紧密相关的素描插图。”汪老师提到“不急不慢”,我想大家不一定理解,我和战军老师能理解,我们当时读书有的时候舍不得读,会读得很慢,就怕很快读到结尾,后面就没有书读了。书中还提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汪老师说他读《叶尔绍夫兄弟》,可他拿到的这本书缺了后面几章。大家一直找不到完整的书,他和几位书友便常常一起讨论结尾。后来有一天终于找到了全本,可等看完结

尾,几个人全都不满意。我觉得这样的阅读体验,现在也很少有了。

汪家明:当年读那些书不是为了求知,就是因为寂寞。我记得我当时在青岛寂寞得很,但是读这些书就让我不再寂寞了。当时就是和“吃书”一样,看了那么多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列下了名录。就和鲁迅当年开书目一样,我也给人开书目,每次都少不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这是很薄的一本小说,10万字左右,我百读不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就是一本爱书人,读书是我最重要的事,我的整个生命因为读书而更有意义。

“经典可以读一辈子”

管慧勇:我年轻的时候不大喜欢看文学书,甚至一度认为文学描述的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现在,我慢慢觉得历史可能有些是不真实的,文学反倒是真实的。我觉得经典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每个人的视角都很狭窄,只能看到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东西。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可是很多东西你虽然没看到,但它是存在的。我想文学经典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不曾看到的那些东西,而且它们很真实,甚至比生活还真实。

汪老师在前言里面讲了一句话:“读经典要从小开始,老了也可以读了——孩子读和老人读,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经典,是可以读一辈子的。”经典都是经过时间淬炼而留下来的,我们当下很多人不阅读,有的人说“看手机也是一种阅读”,但那是以视听为主,视听会阻碍你的想象力,反而阅读能打开我们想象的空间。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去读经典,让一本经典陪伴一生。

汪家明:读书,特别是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比如《初升的太阳》,我看了17遍。我对这本书熟到什么地步?书里写到特列杰亚柯夫画廊,里面的布局陈设、每个展厅对应的画家、画作的摆放位置,我全都记在了心里。2008年我去莫斯科,专程探访这座画廊。现场只有俄文标识,没有英文,更没有中文。可我凭着阅读此书的记忆,给同行的人从头到尾讲解一番:这位画家是谁,这幅作品讲述了什么。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反复品读这本小说。

刘文飞:汪老师特别注重翻译,会阅读不同版本的译作,并给出评价,提出哪种版本更好。人们读译作往往都会先入为主,一般喜欢最早读的版本,如果这个版本不是特别糟糕的话。

施战军:刘文飞老师说得非常对。我们一开始

接触一个译本,后来就很难接触另外一个译本了。比如如果一个作家在引用普希金的诗歌的时候,引用的不是你读过的译本,你会觉得读起来就像嘴里在嚼沙子,这是完全能成为一种身体反应的感觉,足见先入为主的影响有多深。

汪老师在《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这本书里尽显语言洁癖。他本人的文字用词精准,从书中的引文也能看出,他格外痴迷优美又精准的语言。我们常常忽略一位评论者或是读书人引用文字的深意,很多人引文只是为了印证观点,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引文代表着他们对美、语感,乃至文学节奏、情感温度的理解。在书中,汪老师摘录了《包法利夫人》里两段极美的文字,我从前也读过这部小说,却未曾留意到这般动人的描写。这段写爱玛与罗道耳弗身处野外的场景:“天已暮,落日穿过树枝,照花她的眼睛。周围或远或近,有些亮点在树叶当中或者地面晃来晃去,好像蜂鸟飞翔,抖落羽毛。一片幽静,树木像有香气散到外头。她觉得心又开始跳跃,血液仿佛一条天河,在皮肤底下流动。”能捕捉、甄别出这样的段落,背后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长年累月对美的积累与感悟。《包法利夫人》的译者李健吾也写散文,他本人的散文笔触并非如此精雕细刻,却在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时译出了如此动人的文字。原著固然优美,但这样出彩的译文,离不开翻译家自身的功底,更源于他倾注的用心。若是态度马虎、不愿用心打磨,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说到经典的特点,我认为每一次重读经典,都能让人获得新的启发。品读经典时,你会忽然发觉自己思维敏锐、情感丰盈,也会将自我认同投射到文字之中。倘若缺少这份共情与投射的能力,便很难真正读懂作品。之所以能对一部书侃侃而谈,正是源于这样的内心投射。

不同童话带给人的感受也截然不同,读《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体会各有差异。我们常会偏爱其中一些故事,也会因为心生畏惧,刻意回避另一些篇章。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打火匣》:一名大兵在路上行事张扬,有人告诉他一处洞穴藏着财宝,他便钻了进去。先是拿走铜钱,接着又取走白银、黄金,贪欲越来越盛,把行囊塞得满满当当,最终也因此惹祸。故事里的士兵每划一根火柴,钱财就会应声出现。儿时只觉得这个故事新奇有趣,和长辈讲的民间夜话一样吸引人。慢慢长大,这类讽刺愚钝、浅显直白的童话,渐渐无法再满足我。步入青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安徒生的不凡与伟大。童年读安徒生,只当是普通童话;成年后才明白,他的作品不只是写给孩子,而是能陪伴人直至暮年。他笔下的情感、人生思考与价值观念,跳出了世俗认知里的浅薄,这便是他真正伟大的地方。

(整理:王泓博)



《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汪家明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6年4月

勘探和重塑诗意的存在

□李训喜

《分野》是诗人周立文的第5部诗集,收入他近年来创作的277首诗,共分“风俗的旧岸”“水上的面孔”“土蜂飞舞”“河水漫过汀步”“水落至此”5个篇章,构建了一个从故乡河流到遥远山川、从童年记忆到现代都市的广阔诗歌空间。

“分野”一词出自《国语》,原指天文星宿与地域疆域的对应区划,又可自然引申为各类事物的分界。在周立文的笔下,这个词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意涵:既是时空与事物界限的确立,也是对这一界限的消解;既是生命体验中对他的探询,也是对个体存在境界的求索与超越;更是一场在边界勘探中寻求交融、在界限之上重塑意义的诗学远征。

在《分野》里,诗人仿佛一位地质勘探者,用他独特的语言工具对现实生活的边界进行细致的勘察和探求,花鸟虫鱼、江河山川、历史人文、风俗掌故、人间百态皆可入诗。诗人以博物学家般的惊人观察力,向着记忆深处一层层开挖,朝着地理边界一寸寸开拓,拨开覆盖在事物上的泥土,解开束缚意象流动的枷锁,还原一个又一个被忽略的诗意场景。《最小的那一只》呈现小野鸭试探性出水的全过程,“过了很久,近水的苇叶/微微动了动了几下——是最小的那一只/它悄悄探出头来/眨动着绿豆般的小眼睛/左看右看,似乎是在确认什么”,场景描述得栩栩如生。《蚂蚁》通过一个男子的惊恐,反向折射出微小生命引发的巨大心理震动。这种观察不是简单的客观记录,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物本身”,在凝视中让存在真正显现。

《分野》实践的是“微观诗”写作,它以大量短诗、组诗形式对日常事物、微小生命、普通人予以细致考察、层层开掘,累积起史诗性的精神总量。诗人不仅观察自然,更试图与其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一条小青蛇》中,诗人化身“青草”呈现出自身的感受:“我伸出一根手指,小青蛇/即刻缠绕上去,像缠绕着一株/不懂何为伤害的青草。”《一种鱼》通过罗列一种鱼的各种方言名称,反思语言对存在的分割与占有,这种反

思恰似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博尔赫斯提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荒诞的动物分类,同时也激发了读者对“词与物”的思考。《鸟兽虫记》中的蜻蜓、斑鸠、小麻雀,《风俗的旧岸》中的汲水女人、小矮人、推独轮车的,诸种微小存在彼此呼应,互为支点,可谓一部平民生活的史诗。《场景之一,没有之二》用几乎摄影般精确的笔法定格十二个孩子的瞬间群像;《月夜少年》以小说笔法对少年心理的微妙变化加以描写。这种“轶事性”写法,也让诗歌有着坚实、具体的现实根基。

二

纵观整本诗集,那些被写入诗中的纷繁万物,在诗人笔下既保持了其源初的本真状态,又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缠绕的拓扑结构。组诗《鸟兽虫记》中,深藏于草丛中的蜻蜓、被人养在瓷碗里几乎看不见的一条小鱼、缺少一只钳夹的蝓蚌、卡在喉咙里的咩咩羊叫声、缠抱在一起的斑鸠、长尾巴的小麻雀、朝着花蕊大吠的小黄犬,还有那些在其他地方反复出现的蛇、青蛙与蚯蚓,它们既在人的注视之下,又与人“拉开一个新的‘距离’/——这是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距离”。经由诗人仔细勘察,我们发现,看似源初性的动物存在其实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人”的视角改造与情感投射。

贯穿诗集的凉水河是诗人着墨最多的一条河流,这条位于诗人北京居所附近的河流,虽然其本身寓意着一种地理的分界,但此种分界是超越时空的,它同时与故乡之外的其他河流难解难分、相互映照,“我第一次带人去清凉水河/它的夜晚暗了一些/好像不想让陌生人/看见它的一切//那发出一声惊叫的幼小小鸭/那河边套圈

的白狗/都不是转瞬即逝的/时间的一部分//不要抬头向南方看去/那里布满了蜻蜓/花脸/和蟹形船,并且好像刚刚/撒下了龙的种子”。至于诗人笔下的淮北文化、家族轶事、人物肖像等,更是作为一种“镜像”,定位在了超越那些显象之外的存在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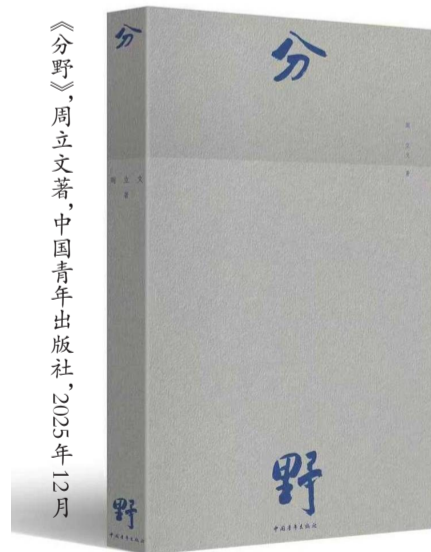
诗集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对边界的简单指认,更在于它对意义充满自觉的糅合、解构与超越。《古生物学家如是说》通过对古生物学家的诘问,揭示了生与灭、进化与异化诸种界限之脆弱。诗人特别擅长将相互对立的事物,比如“像船的房子和像房子的船”“鱼看不见,鸟看不见”等强行聚合于语言的能指之中,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通过激活其中一个意象,引发诗意的连锁化学反应。在承认分野界限的同时,诗人还对超越分野进行了自觉尝试。这种超越并非取消分野,而是寻求一种“水落至此”的澄明与贯通。在《水落至此》中,诗人潜入长江腹地的白鹤梁,看见历代石刻及其中所承载功荣辱皆沉于江底,化作“一动不动的鱼”,由此启示我们一种时间的超越:当历史的洪水退去之后,诸种分野终归沉默。在《北大之门》《邵柏林先生》《像谢冕教授那样》等诗中,诗人通过空间的敞开与时间的延展,将个体生命融入更为宏大的精神传承。他渴望在“水上的面孔”中照见自我、父亲与儿子的叠印,这本身就是对血缘与时间分野的诗性超越。在《禹门口》里,“禹门口就是家门口——你的/和我的,我们无数次路过/有时入,有时不入”,超越了一个“神话的、苦难的/和自我救赎的”“三个晃动的影子”。

《分野》在语言艺术上呈现出高度的成熟与复杂,体现了一种内敛、节制、艺术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分野》的语言风格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一枚木质顶针》中“像戒指,像一枚干缩的/布满虫眼的棉桃”的描述精准克制,摒弃了过度抒情,让物自身发言,实为极好的“物性”书写。《我的菜园》《野苋菜》两诗中此种处理尤见功力:白菜“抱紧了自己”,野苋菜“散发出孤立的气息”,植物既被赋予独立生命的感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情感、哲理最生动、最有力的载体。诗人始终植根于深厚的汉语诗歌传统,一方面娴熟运用文言词汇与句法,如《分野》注引《世说新语》中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叹“奈何!奈何!”《庭前草》引述宋元学案,赋予诗歌沉静的古典质感;另一方面,大量融入口语、方言词,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既庄重又诙谐的独特语感。

三

诗人有意识地构建了高度个人化的意象系统,这种意象系统来自现实世界对于超越世界的见证,但诗人又不止于此,还从超越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返回现实世界,并自如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腾挪、飞翔。比如,水意象承担着时间、记忆的功能;房屋意象象征精神栖居的渴望与不安;道路与行走意象指向生命的追寻过程;动物意象成为他者与自我的镜像。这些意象反复出现、相互呼应,形成了一张自治的意义网络。《分野》中所呈现的意象群有着明确的象征主义内核,且其象征方式是对日常事物进行玄学式的提升。《像船的房子和像房子的船》将居住与漂泊、定居与流浪并置,房屋与船只的意象叠加,暗示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某种深刻悖论。《钉子》里,“在风季到来之前,我要/把一扇窗封死/这至少需要十根钉子”,与其说是抵挡风季,不如说是抵抗欲望的狂风;抵抗是痛苦的,就像钉钉子一样,“每敲一下,就有一种疼”。精神的坚守需要付出代价,这



《分野》,周立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25年12月

代价有时是沉重的甚至是炼狱般的凤凰涅槃。诗人还善于用碎片化的场景、瞬间、对话、梦境代替线性叙述。《小镇的屠宰场》《语文老师》《星期五的酒局》等诗所截取的生活断面,如同社会学的田野笔记。《网上直播》把三个不同地域女子的直播片段并置,呈现了当下中国的多元面貌。《饶河边的古戏台》中戏装、演员、观众、历史人物诸种声音彼此交错、互为声部,呈现了颇为成熟的复调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锻造的诗歌风格类似于“默片”,阅读他的诗歌,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背景,否则就很难触及他诗歌背后忧伤的蓝调、苦笑的忧郁和嘲讽的机智。

总之,《分野》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与咀嚼的诗集,它既是个人的精神传记,也是时代的文化地图。在硅基智能体与碳基生命体、传统与现代、日常经验与象征想象诸种“分野”处,这部诗集尝试了一种弥合性书写:它让现实得到反思性观照,让个人记忆获得历史重量,让诗歌叙述成就抒情高度。分野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重要的不是对抗分野,而是始终保持凝视的热情、挖掘的姿态与言说的勇气,在分野处勘探和重塑诗意的存在。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